

鱼肉昆明螺蛳湾

——权力与资本的欢宴

文/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随着11月21日上百商户堵路反对搬迁和数千人观看，昆明螺蛳湾成了今年的又一个轰动事件的符号。由于互联网的传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昆明的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知道这里因为拆迁和易地搬迁发生了群体事件。这次事件成为当下议论的焦点之一。

螺蛳湾一案完全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关键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个案例正是权力与资本狂欢交媾，刀俎草民的一个典型。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灰暗一面。它将法律在权力—资本这种杂交怪物的贪婪前面完全无所作为的面目暴露无遗。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昆明和滇池地区的生态困境的深重。

我在这篇小文章中，要用自己对新老螺蛳湾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将这个案例做一些解读。我想让读者从了解这个已经出场的新螺蛳湾所占用的土地开始。从土地能看出在这场权力—资本联合起来与老螺蛳湾小商户以及土地原所有者——农民之间的博弈中，金钱和利润能将人引入何等的疯狂。

由于新闻的报道，一般读者现在对螺蛳湾事件获得了一种矛盾的印象：地方政府为了帮助新螺蛳湾开发商“把市场做起来”，避免老螺蛳湾构成后来者的竞争，因而将老螺蛳湾关闭，迫使那里的商户搬迁到新螺蛳湾去经营。当然，政府这么做的时候也有一套关于昆明城市规划、发展和改造的根据，例如说老螺蛳湾缺乏规划、混乱难管、堵塞交通和火灾发生危险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该如何理解和处理，几年来已经有过很多就地改造方案的讨论和议论，本文

也不再去纠缠这方面的是非。现在要说的是，读者肯定都不知道这个新螺蛳湾是怎样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直截了当说，这片4000亩左右的土地（第一期860亩）是从附近四、五个村庄以不到17万元一亩征来的。这个补偿价格之低，完全是因为农民心目中有“为了公共利益”和“为了国家”的信念才可能得到的¹。同一地方的其他地块，几年前出让作非农用地，价格都在七八十万元左右，最近更是飙升到百万以上。这个地区的农民对于国家或者带着“国家帽子”来谈的项目和任务有高到不可思议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无根之木，它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对滇池沿岸农民帮助和施恩所获得的回报。这些帮助是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使耕者有其田；50—60年代的水利建设，使整个地区变成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和昆明市的菜篮子等等。这种基于历史的农民对国家的信任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最宝贵的资源。依靠这种信任心，地方政府官员们征地过程发挥的聪敏才智才会有如此大的成效。即使这样，整个过程也是充满了软硬兼施、死缠烂打，加上打擦边球一类的承诺和保证。而当地人则称整个征地过程为“大狗日小狗”。谁是大狗，谁是小狗，“日”又是什么意思，读者自己去解读吧。

总算在没有引发群体事件的情况下，政府将地“被自愿”征了过来。可以说，新螺蛳湾征地的过程几乎透支了农民对国家几十年的信任心。它也在把可能的社会问题抛给未来的地方领导人去收拾。

这片土地在招牌挂的时候以将近8亿的价格，拍给了中豪集团这家唯一的竞拍者。读者诸君可以计算一下在17万元一亩和8亿元之间有多少差额。很明显，中豪置业是以相当低的价格拿到这个地块的，有人分析说，“该地块合理价格在1000元/平方米，明显高出389元/平方米的成交价”²。政府显然不吃亏，因为区区不到17万元一亩的征地费简直不算什么钱。问题是如何来界定这个标明“商业”用地项目的“公共利益”性质呢³？今天已经有很多报道在质疑中豪集团，并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开发商曾经在江苏宿迁，即仇和先生曾经任职的地方进行城市开发。我在这里不去提这些事情。让我们继续谈新螺蛳湾得以建立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过去几年，周边乡村由于征地已经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它映射出昆明在城市改造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困境。首先上万农民因失地而受到直接损害。他们的直接反应是将所得的补偿款（根据人口，一家有十几到二十万不等）全数投入“种房子”。很有讽刺性的是，在仇和先生向城中村大举宣战的这两年，这个地区和整个滇池东岸却是疯狂建设“城中村”（按照政府眼光这些都是城中村）的两年。道理很简单，这些过去的农民在失地之后的唯一依靠就只有房子，因而为什么不盖呢？为什么不朝高盖呢？说实在的，这种结果不仅将政府所说的城中村改造这个伟大工程套死，而且使改善滇池环境的政府承诺和措施变成空中楼阁。

新螺蛳湾所在的地方属于滇池东岸，过去是鱼米之乡。这里曾经有万顷

